

曾文正公全集

蘇東坡七古下五十二首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穎。

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並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晴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僞何足評。笑彼三子歐梅蘇，無事自作雪羽爭。公自注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窗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施注月脅用星甫混若穿天心出月脅語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施注孟郊聞雞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慧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

月次於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棗侍帷幄，同列溫室觀堯莫。自憐太史「牛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挂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

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熒。撫物懷人應獨歎，作詩寄子誰當聽？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施注吳傳正名安詩父克相神宗傳正元祐中爲右司諫與劉器之同攻蔡確竄荒服遷左史攝西掖坐草蘇黃門知汝州詞溢美罷去後爲子累編置湘中詩中有龍眠居士本詩人指李伯時也

天丕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疏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秃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鉞歸來乎」。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鞞。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趯筋骨強。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磨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臺坐忘身，坐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曠，作詩一笑君應聞。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

峯石卷巖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塌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價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國山水聊心存。

石芝並引

予嘗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饒飭不及賓。旌陽遠遊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嚇雕胡。老蠶作繭時，脫夢想至今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鶴歎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脰閑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冥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暮多風雪，強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祇有千林鬢鬆花。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僕夫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

次韻子由清汝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尙徉隱屠

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緯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次韻子由書清汝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先生室中無天遊，佩環何處鳴風甌。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胡爲寫真傳世人，更要維摩一轉語。丹元茅茨祇三間，太極老人時往還。檢點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爲壽一首

旃檀婆律海亭芬，西山老躋柏所薰。香螺脫麝來相羣，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燄，何時度盡繆篆紋。繚繞無窮合復分，緜緜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其厄中年點蠅蚊。晚遇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助。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未報敢不勤。但願不爲世所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粉，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燬，聞思大士應已聞。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施注韻語陽秋汝州龍興寺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筆法奇絕子田曾施百繖

丹青久衰工不藝，人物尤難到今世。每寧市井作公卿，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刑留近歲。人閒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新霽。使君坐躡清夢餘，幾疊衣紋數數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弟。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峯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瀧，篙聲擘碇相舂撞。醉臥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吸老龐。何人得雋窺魚，紅舉叉絕叫尺鯉雙。

秧馬歌並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脚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僮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橈，解者曰：「橈形如箕，適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刻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筮篨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爲四蹠。登踊滑汰如鳧鷖，纖纖束藁亦可齎。何用繁纓與月題，卻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桴，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飢不嘑。少壯騎汝逮老鷲，何曾蹶軼防顛躓。一作齊錦驪公子朝金閨，笑我一生踢牛犁，不知自有木馱駝。

月華寺

公自注寺鄰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萬人探斲富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奸。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芟舍依榛菅。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爛斑。坑流窟

發錢湧地，莫施百鎰，朝千錢；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漫黍麥蘇惇饒；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鑪煮飯弗三閒。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公自注：劉夢得有時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公自注：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誰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公自注：唐水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公自注：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鐵橋石柱連空橫，公自注：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猿輕，雲谿夜逢瘖虎伏，公自注：山有啞虎，巡山斗壇，畫出銅龍神。公自注：沖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公自注：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長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又有蔡少霞者，舉人遺書碑略曰：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輪輪困，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公自注：子由一字同叔。

寓居合江樓

海上蔥曠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爲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美，樓榭唳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公自注：子由家釀酒名羅浮春。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按年譜：先生以紹聖元年十月三日，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公自注：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蠻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枝浦，臥樹獨秀桃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色直恐冷

豔排冬温。松風亭下荆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暎。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尊。

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豔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公自注：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衣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中物也。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掃灑，烏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盡粘空樽。

花落復次前韻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挂成幽昏。暗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罨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噉。先生來年六十化，道眼已久不二門。多情好事餘習氣，惜花未忍都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疊樽。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

孤臣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牧蠻。艤舟蠶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枕榔閒。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檗參洞山。何時曠蕩洗瑕謫，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兩山遙對雙烟鬢。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屣顏。玉牀丹鏃記

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

再用前韻

樂天雙鬢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鬢；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閒。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茂弘屏；三杯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么趁蹋鞠，杳眇三疊紫陽關。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錢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鬢。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應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斑。

游博羅香積寺並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抃字天和

二年流落畫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沍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濘濘，剡剡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臼磨，與相地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麵，麥也隱隱疊鼓聞舂糠。禾也散流一吸雲子白，禾也炊裂十字瓊肌香。麥也豈惟牢九薦古味，麥也公自注東晉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要使眞一流天漿，禾也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眞膏肓。首六句敘麥禾之美，雖言六句因見麥禾溪水而謀及白磨末八句豔說飽食麥禾之味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諸楊北村盧，公自注謂楊梅檳榔也白華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烟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

困櫨梨麤。先生洗盞酌桂醕，冰盤薦此頰虬珠；似聞江鱈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公自注子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鱈柱河豚魚近之耳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尊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荔支歎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墩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鵲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公自注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墩奔騰死亡極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公自注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公自注今年閩中監司乞賜團茶許之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公自注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後八句因荔支而歎貢茶貢花之弊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偉哉造物真豪縱，攬土搏沙爲此弄；劈開翠峽走雲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人履巨迹，得與仙兄躡飛鞚；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驚鳥救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甕；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念兄獨立與世疏，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辭角上兩蠻觸，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絕無人送；筠籃插翠爪甲香，素綆分碧銀餅凍。歸路霏霏湯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湧；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鳳。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

祇知楚越爲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綫自縈繞，左旋右轉隨纜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裏斜；欲

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管參虞舜款韶石，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謂有五色雀曾一至儋耳庭中公後有五色雀詩雪樹兩摘南枝花。赤魚白蟹箸屢下，黃柑綠橘饒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細齧躋土栽三榘。公自注正輔分人參歸種留陽來詩本用礪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朱明洞裏得靈草，翻然放杖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仙人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鼻窪。徑從此路朝玉闕，千里莫遣毫釐差。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閒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千年枸杞常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首八句言被塵俗所纏縛欲爲物外之游首參十句敘自到嶺南備歷諸勝朱明八句言自羅浮游白水故人至末十四句有飄逸出世之想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迺聞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

此詩示之

九疑聯縣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眞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眞吾鄉。

夜夢 並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迺粗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顧作一顧留書繞纒。自視汝與丘孰賢，易章三絕丘猶然。

如我當以屣革編。

聞子由瘦

公自注儻耳至難得肉

五日一見花猪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藜芋，薦以薰鼠燒蝙蝠。舊聞蜜啣嘗嘔吐，稍近蝦蟆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瘠，日日蒸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公自注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今者固宜安脫粟，人言天下無正味。蠅蛆未遽賢麋鹿，海康別駕復何爲。帽寬帔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鶴。

獨覺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翛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詩相慶也因用其韻

賦一篇並寄諸子姪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蹶重。汝如黃犢走卻來，海關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鄰無二仲。他年汝曹笏滿牀，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簞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真一酒歌

並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踴躍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辭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跣趺牛噉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耍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縵。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汎瀾。妻縫接羅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徽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鬢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欵寬。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首六句自敘至嶺南後冠服見君六句敘送琴枕末十句有懷歐梅

韋偃牧馬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逝莫留。人間畫馬唯韋侯，當年爲誰掃驂騑。至今霜蹶踏長楸，畚人困臥沙壠頭。沙苑茫茫蒺藜秋，風驟霧鬣寒颼颼。龍種尙與鶩駘游，長楸短豆豈我羞。八變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邱。

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

慶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登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與揚雄說奇字。清江縈出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閒。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爲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空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編足。

老翁井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迹，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黃山谷七古百六十五首

山谷名庭堅字魯直宋分寧人官起居舍人出知鄂州謫涪州別駕

送范德孺知慶州

德孺名純粹元豐八年八月除知慶州山谷以次年春爲此詩贈之

乃翁知國如知兵，乃翁謂范文正公。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薊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阿兄謂忠宣公純仁也。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如臥虎。邊人耕桑長兒女，折衝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政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旛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

黃公山下黃鷄秋，持節卹刑曾少休。小人負弩得開道，掃葉張飲林巖幽。

汝州葉縣有黃公山山谷熙寧間嘗爲葉縣尉當

連侯之純也相傳有石非地產列仙持來自羅浮酒酣步出雲雨上南撫方城西嵩丘林端乃見石空洞猛獸爨屬踞上頭猛獸爨屬借以言石之狀鳥道兔迹謀挽致萬牛不動五丁愁道家蓬萊見仙伯我亦洗滌與清流探囊贈研頗宜墨近出黃山非遠求乃知此山自才美物欲致用當窮搜迷邦故令成器晚不琢元非匠石羞仙伯謂李之純蓬萊謂見李於京師也與清流者山谷以哲宗初除館職也黃山卽黃公山謂前此見石不知其可爲硯材

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

黃州逐客未賜環，江南江北飽看山。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閒。郭熙官畫但荒遠，短紙曲折開秋晚。江村煙外雨脚明，歸雁行邊餘疊巘。坐思黃甘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隨陽。熙今頭白有眼力，尙能弄筆映窗光。畫取江南好風日，慰此將衰鏡中髮。但照青畫寬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

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

太史瑣窗雲雨垂，太史當謂子由作起居郎左史之任雲雨垂謂如在天上也試開三馬拂蛛絲李侯寫影韓幹墨自有筆如

沙畫錐絕屢超日精爽緊若失其一望路馳馬官不語臂指揮乃知仗下非新羈二句言其馴伏如此必非新自西極來者吾嘗覽觀在坰馬駑駘成列無權奇緬懷胡沙英妙質一雄可將千萬雌決非廝養所成就天驥生駒人得之任注詩意若曰老於中朝之士與來自釣築者其英傑之氣固自不同如仗下馬與溼漉之驥也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價五羖皮言五羖皮已自輕其身矣而今乃有並不須此價者李侯畫隱百僚底初不自期人誤知戲弄丹青聊卒歲身如閱世老禪師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

于闐花聽龍八尺，看雲不受絡頭絲。西河聽作蒲萄錦，雙瞳夾鏡耳卓錫。長楸落日試天步，知有四極無由馳。電行山立氣深穩，可耐珠鸞白玉羈。李侯一顧歡絕足，領略古法生新奇。一日真龍入圖畫，在垆羣雄望風雌。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翰林謂東坡也幾詩云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言少陵評幹不畫骨，李侯亦不以爲惹也。況我平生賞神俊，一作駿僧中云是道林師。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

銀鉤玉唾明繭紙，銀鉤字也玉唾詩也松篁輕涼並送似。可憐遠度幘溝婁，幘溝婁高麗城名適堪今時襪襪子。襪襪謂不鳴事人山谷以自道也丈人玉立氣高寒，三韓持節見神山。合得安期不死草，使我蟬蛻塵埃間。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

猩毛束筆魚網紙，山谷有猩毛筆詩蓋亦穆父高麗所得松拊織扇清相似。動搖懷袖風雨來，想見僧前落松子。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文潛體肥故有肉山之讖持贈小君聊一笑，不須射雉殼黃閒。黃閒謔名

次韻王炳之惠玉板紙

王侯須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牋惠我百，古田隸福州信知溪翁能解玉。鳴礮千杵動秋山，裹糧萬里來輦穀。儒林丈人有蘇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楷多傳樂毅論，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掃蘇公門，乃令小人今拜辱。去騷甚遠文氣卑，畫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掌殺青司記錄。此二句山谷時爲史官自謙云爾。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隳半菽。願公進德使見書，不敢求君米千斛。

送王郎

王純亮字世翽山谷之妹婿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中之

磊隤，菊制短世之類，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江山萬里頭俱白，骨肉十年眼終青。連牀夜語難戒曉，書囊無底談未了。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遠別音書少。炊沙作糜終不飽，鏤冰文章費工巧。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日杲杲。任注云：謂道義戰勝胸中，開明乃曉然見聖賢用心處。有弟有弟力持家，婦能養姑供珍鮭。兒大詩書女絲麻，公但讀書煮春茶。

送鄭彥能宣德知福昌縣

往時河北盜橫行，白晝驅人取一作入城郭。唯聞不犯鄭冠氏，冠氏縣屬大名府。鄭由冠氏遷福昌，故稱之曰鄭冠氏。猶稱王元之曰王黃州，稱范德儒曰慶州，稱孫實曰孫陽翟耳。犬臥不驚民氣樂，祇今化民作鋤耰。田舍老翁百不憂，銅章去作福昌縣。山中讀書民有秋，福昌愛民如父母。當官不擾萬事舉，用才之地要得人。眼中虛席十四五，不知諸公用心許。魯恭卓茂可人否？

雙井茶送子瞻

雙井在洪州分寧縣山谷所居也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磴霏霏雪不如。爲公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

和答子瞻

一月空回長者車，報人問疾遣兒書。山谷時病目故云翰林貽我東南句，東坡謝山谷餽茶詩云：明年我欲東南去，故云窗閒默坐得玄珠。故園溪友膾腹腴，遠包春茗問何如？玉堂下直長廊靜，爲君滿意說江湖。

子瞻以子夏邱明見戲聊復戲答

化工見彈大早計，端爲失明能著書。邇來似天會事發，淚睫見光猶墮珠。喜公新賜紫琳腴，上清虛皇對久如。對